

Olick J. K., & Robbins, T. (1998).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05-140.

導讀人：宋明娟 日期：31 May 2013

## 社會記憶之研究：從「集體記憶」到記憶之實踐的歷史社會學

### 一、文章概要

社會記憶 (social memory) 的研究橫跨很多學科領域，作者重新建構其多樣性，提到社會記憶的傳統、給其一個範圍作為操作境地，並提出關於社會記憶研究的歷史，最後檢視社會學理論中，有關社會記憶的穩定與動態情況。

#### (一) 引言

學者們對社會記憶的界定，有的將之狹小定位為知識社會學的次領域，也或廣泛地作為「社會的連結結構 (the connective structure of societies)」。社會記憶是一組特定的實踐作為，像是建立紀念日或是紀念館、紀念碑，或者是像是諸如傳統、迷思或是認同等的一般形式。學者們的視野有從社會學、歷史學、文學批評、人類學、心理學、藝術史和政治學等領域來進行研究，範圍更橫跨地理的光譜。作者想要重新建構其多樣性，將之作為有用的傳統。

#### (二) 脈絡與聯繫

記憶，是自希臘時代以來社會思想家的一個主要關注點。但是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有關於記憶的顯著觀點提出。1902年 Hofmannsthal 使用「集體記憶」一詞，用以指「我們祖先對我們的神秘控制力量」。當代的使用常追溯到 Halbwachs，1925年他發表「記憶的社會架構」一書，而他的同事，歷史家 Bloch，也在1925年和1939年使用集體記憶一詞。藝術史家 Warburg 在分析藝術作品作為歷史寶庫的脈絡下，使用社會記憶一詞。

Barlete 因 1932 的論著，常被引述為第一位關注記憶的社會層面的現代心理學家。他提到團體動力對個人記憶的重要。人類學家 Evans-Pritchard 在 1940 年發展對於「結構的健忘 (structural amnesia)」的關注，Vygotsky 在 1929 年採用敘說的形式談記憶，關注文化的影響。

美國社會學家 Cooley 在 1918 年的著作以及 Mead 在 1959 年的論著中，也將記憶的社會脈絡加以理論化。在歐洲古典理論家中，Durkheim 於 1951 年對於暫時性 (temporality) 是很有洞見的，但是他提到記憶，只是在紀念的儀式當中簡短討論初期社會的特徵。Simmel 於 1959 年的著作，視記憶為失落的證據，給後續的理論家有所啓示。Shils 於 1981 年寫到，傳統理論家的觀點過於天真；即認為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連結。

在大約 1980 年代，對於社會記憶或集體記憶的討論瀰漫學術界。為何大眾對於記憶的興趣在這些年增長？Kammen 在 1995 年的論著中提到這是因為多元文化

主義的興起，以及共產主義的衰落。而有些學者則以後現代性脈絡解釋，提出「記憶的歷史」。

Schwartz在1996指出1960-70年代的智識文化的三個層面，提升了以過去為社會之建構的興趣。一，多元文化論者以受壓抑者之名挑戰主流的歷史敘述。二，後現代主義者攻擊線性的歷史、記憶和權力的傳統。三，霸權理論提供對於記憶的階級背景說明，強調有關記憶的爭論、通俗記憶，及對於過去的制度化。

Hutton在1996年的著作中追溯記憶的問題，談到心理狀態的歷史。受Foucault的「考古學 (archaeological)」立場的影響，有學者開始研究共同記憶之實踐的歷史，而Hobsbawm在《傳統的發明》一書中，視傳統為：為了確保政治權力的不誠實的努力。這類的興趣帶著後現代主義的觀點。

### (三) 界定社會記憶研究的範圍

對Durkheim的學生Halbwachs來說，研究記憶，不是哲學上地反映主體心靈的本質；記憶，是有關心靈如何在社會中運作的事。Halbwachs發展他對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 的概念，他認為記憶發生在群體的脈絡中，這與心理學當中的個人取向是不同的。

再來談談和歷史學的關係。Halbwachs認為：歷史是死的記憶、是一種保存過去的方式，使我們不再擁有有機 (organic) 的經驗關係。歷史知識論的宣稱，其價值被貶抑。而傳統的歷史家在歷史和記憶之間劃定界線，認為只有歷史才涉及求真。

有些學者以猶太歷史和猶太記憶為例來談。集體記憶是選擇性的，有些維繫，有些被移除，有些被壓抑。而歷史是以被消毒過的姿態存在，猶太歷史不可能取代猶太記憶。

近來史學的發展，對歷史和記憶的關係提出了批判。首先，歷史學的焦點擴大了，從官方的歷史，到社會和文化的關注，而記憶就變成主要的「證據 (evidence)」。另外，後現代主義挑戰了專業歷史學對真理的宣稱，質疑知識和解釋的區別，並且衍生了質疑歷史和記憶的區別。歷史是當今人為了某種目的寫成的，對於來源的選擇和解釋，帶有任意性質。Burke即指出歷史是社會記憶。

再來談一些基本概念。Halbwachs區辨自傳的記憶 (autobiographical memory)、歷史的記憶 (historical memory)、歷史 (history)，以及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 等概念。「自傳的記憶」，是指我們自身經驗的事件。「歷史的記憶」只有透過歷史的紀錄讓我們知曉。「歷史」是被記憶的過去，我們對過去不再擁有有機的關係，過去在我們的生命中不再具有重要性。

歷史的記憶，是一種主動的過去，形塑我們的認同。在我們無法碰觸我們的過去的時候，記憶給我們通往歷史的路。歷史的記憶，可以是有機的或是沒有存活著的；我們沒有經驗某事，但可以慶祝它，使過去為我們而活，不過它也可以只活在歷史紀錄中。

Halbwachs重視群體 (groups) 的概念，認為「集體記憶」是複數的、共享的。

但是有些學者批評這樣的想法沒有關注真實個體的思考過程。所以有些人喜歡用其他語詞。例如：1.指出「文化的記憶」：在正式歷史論述之外被共享的記憶，這樣的記憶隱含在文化製品中，或是滲透到文化意義裡。2.或是用「社會的記憶」取代「集體記憶」。

批評者認為「集體記憶」有過度整體的取向，他們喜歡使用更精確的語詞，來捕捉對過去的意象，像是官方記憶、本地的記憶、公開的記憶、流行的記憶、區域的記憶、家族的記憶、歷史的記憶、文化的記憶等。

作者所指出的「社會記憶研究」是探究包括許多有關過去如何形塑我們的形式，不管我們是意識到或無意識到的、公開的或私人的、物質的或溝通的、共識的或挑戰的。作者指涉記憶之實踐 (mnemonic practices)是在許多社會場境的展現，而並不是做作為一整件事的集體記憶、一個具有迷思的集體心靈。

#### (四) 記憶的歷史

記憶有口述的傳統，後來也包括文本的傳遞。當代對於記憶之基礎的關注，從心智層面擴展到外在的地點；若沒有記憶的外在化的地點，記憶的社會所在地就不會清楚。例如巴比倫、埃及、希臘、猶太人的文化，都發展了當地保存過去的技術方法（文字、書寫、書本）。書寫的發明的重要，是提升了人類的抽象思考。

有學者將記憶的歷史分期區分為五：

- 1.無書寫的社會：記憶實踐未有高度發展，這樣的社會是自由的、創意的、有活力的。
- 2.從史前時代到古代：從口說到書寫記憶的實踐。有某些紀念日的活動和檔案紀錄，隨著城市結構發展而產生。
- 3.中世紀時期：集體記憶受循環的禮拜儀式影響，而較少受時序影響。並產生對於已逝之聖者的回憶。
- 4.文藝復興到現代：印刷術的影響，集體記憶的成長。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增長了有關紀念節的熱潮，包括鑄造紀念幣、獎章、紀念郵票、雕像、紀念品，而許多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建造起來，反映出不同的國家構建其公民共享的認同。
5. 20世紀：電子的紀錄方式和訊息傳播，改變了記憶的方式，也提供新的將記憶概念化的方式。思考到記憶時，電腦和影像處理已經成為思考記憶的基本模式。

國家主義和社會記憶的聯繫是明顯的。有學者提到十七世紀的英國，有關國家認同的愛國主義的記憶被提出，而曆法紀年（calendar）是很重要的工具，可宣稱和散播清教徒的國家文化，以天佑之國的陳述來確保對英國歷史的解釋。曆法構築了基本的社會時間結構，促進且限制了人們對於過去回憶的能力。新的日曆是新的領導者打破舊有政權的有效象徵記號。有學者將國家記憶的建構，連結到開啓新的膜拜儀式。而印刷術的擴張，影響同質性時代的到來，透過報紙的傳播，有助於凝聚共享文化、命運共同體的感覺，進而民族國家主義取代了宗教，將個人連繫到群體社會。

討論記憶的歷史家也關注戰爭的討論。例如，Mosse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指出，戰爭的記憶被重新設計，給國家一種新的宗教式的感覺，整理出曾經存在的聖人和烈士、值得慶祝的地點和遺產。

納粹大屠殺顯示出一種再現的危機，使人檢視過去傳統的概念。Friedlander提出它挑戰了任何有關歷史的整體的觀點。

有學者認為，如果給採取一些對於記憶的紀念形式，在某種程度就是放棄記憶的義務；Adorno就曾經指出博物館（museum）和陵墓（mausoleum）二字之間的關聯。

有學者抱持後現代主義的觀點，指出當代有關記憶的危機，是商品化和媒體科技的發展，含有進步和現代的意識形態。

Nora認為，如果我們可以在記憶中生活（live within memory），就不用把當代關於某些地點的備忘錄奉為神聖事物。他把這兩者作對比：當代有關某些記憶的地點，以及早先發生這些事件的地方。於是Nora計劃研究法國社會上各種關於記憶的地點。

### （五）社會記憶的過程：穩定和動態

再來作者處理一些關於社會學的重要議題：權力、階層化、和爭論。關鍵語詞如認同、爭論、改變和不變。

#### 1. 認同（identity）

個人或集體的認同，是人們在過去的敘說當中，給自己的命名。許多社會理論家把認同的概念擴展到社會的層次。身為社群中的一員，就會將自身連結到它的過去。每個社群都有歷史，一個社群是由它的過去所構成的，所以可以說一個真正的社群就是「記憶的社群」。為了不忘卻過去，一個社群會重述它的故事，構成了敘說。

對於如何獲得個人和社會的認同，Halbwachs特別關注家庭對我們建構過去的影響，其他學者也有同感；我們所「記得」的，並不是只是一個人的經驗。有一個可用來分析個人認同和集體認同透過共享之記憶而互動的概念工具，是世代交替（generations）。政治和社會事件形塑一個世代，是透過在他們青少年時期的共享的經驗而來。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創造了有共同戰爭經歷的人的社群感，特別是對於士兵來說。青少年時期和成年早期的階段，對於政治方面的記憶來說是重要的時期，隨後的記憶都依這些記憶而來。國家主義的運動總是涉入了以青年運動。

國家與族群是組織社會認同的重要形式。集體記憶不只是反映過去的經驗，它也有導向的功能；同時像面鏡子又像是明燈。國家和其他的認同，建立在記憶的地點、實踐和形式上。有學者探索服飾、獎章、語言和其他的象徵形式，作為記憶和認同的標記。有一些有關於起源的迷思，創造和維繫了認同。也有一些關於國家的神話，連結到一些物理環境，可用來說明國家的記憶。有些人探究博物館的歷史，或是政治演說，作為記憶的實踐。探究記憶和國家認同的研究不少。

連結記憶和認同的研究，當中引起的爭論是有關遺跡（heritage）的。國家的過去，特別是地理方面的遺跡，被現在的旨趣（present interest）所形塑。

國家認同是國家權力的運作而來，使其他的認同論述消音。所有的相關研究，都強調事實上這個問題是爭論的，而不是簡單的整體，對於持續爭議的認同問題而言，記憶的地點和記憶的實踐是中心的焦點。

## 2. 爭論（contestation）

國族論者不僅為其目的而使用歷史，並且讓歷史學變成國家事業。國家可掌控專業史學的來源：限制使用國家檔案。

Foucault曾指出，如果某人控制了人群的記憶，就控制了他們的力量來源。為了對抗國家主義歷史學的規訓力量，Foucault提出了「對抗記憶（counter-memory）」，用來指涉為了挑戰主流論述，提出不同的記憶。例如女性主義的歷史家就研究過去被官方歷史所忽視的受壓抑的女性歷史。口述史家意圖在讓歷史回歸人們自身的語言。

國家記憶的主流論者掌握國家認同，排除其他的爭論；對抗記憶的想法有抗議的意味，是要素主義的主張（essentialist notion）。另外則有人提出通俗記憶（popular memory）的概念，從持續爭論的過程觀點來說，以相對自由的空間來閱讀和回應官方和非官方的、公開的或私人的記憶。

主流記憶不代表整體，通俗記憶也不代表純粹的真。有學者指出，權力和記憶的交織是很微妙的，即便作為口述史家，想要拯救一些記憶，也不免對一些人的立場和特質轉化為某些特定的記憶。而達到共識並不容易；有關記憶的爭議，根源在於社會、政治和文化旨趣的衝突和交互作用。

對過去的意象，可被某些群體用作為建立權力的工具。Bodnar研究1920年代某些種族使用全國的假期的訂定，來呈現自身版本的美國人認同，藉以在文化整體樣貌中，占居一個獨特的位置。

## 3. 可改變和持續不變（malleability and persistence）

了解對於過去的意象，是爭論的結果，則強調了過去是由現在所生產出來的，也就是可調節改變的。所謂的「現在主義（presentism）」被許多有關記憶的社會學著作提到；即對過去的意象，會隨時間而改變，某些群體為了現在的目的而解釋過去。此可顯示記憶的工具（instrumental）層面和意義（meaning）層面。工具的層面，是看待記憶為為了特定目的而操弄過去。意義的層面，是看待記憶為透過選擇而來，且這是我們解釋這個世界時不可避免的結果，而這樣的情況是基於我們自身的經驗，以及所置身的文化架構而言。

有些人更強調記憶的持續不變。記憶的改變或不變，可能出於文化因素，或是未意識到的慣性。以下整理有關記憶之改變或持續的理想型（ideal types）。

## 記憶之改變或持續的六種理想型

	工具的 (instrumental)	文化的 (cultural)	慣性的 (inertial)
持續 (persistence)	1.自覺的正統、保守主義、維護遺跡的運動	2.與後續文化的形成有關	3.習慣、常規、習俗
改變 (change)	4.修正主義 (revisionism)、合法化、創造傳統	5.與後續文化形成無關、典範轉移、發現新事實	6.衰退、萎縮、飽和、意外地遺失或消逝

有兩個領域進行了很多記憶的穩定和動態的研究，它們是聲望 (reputation) 的研究和知識社會學的研究。

## (1) 聲望的研究

聲望的研究是研究人如何被記得的，社會因素扮演重要角色，確保和維繫了個人聲望。有的研究指出聲望的動態性出於四個因素：個人的策略、受特定聲望的影響、文化的因素（意識形態、名望和地位），以及回應更廣泛的文化形式（比如在特定時期和特定社會對於耶穌的呈現會有所不同）。

## (2) 知識社會學的研究

另一個領域是科學或知識的社會學研究；這是有關規準之形成的探究，問的是特定知識被記憶的問題。Kuhn認為知識有賴於典範的轉移：常規科學是在典範的累積當中，但是不同典範或後續典範的知識與其不相容。不過Gan認為，即使是在典範知識之內，知識也不是累積的，因為年輕的研究者的發現，常常與前人的研究重複。

各種學門都有其集體記憶，以建立和維繫其認同。而有些觀念的提出是有政治意味的；有權力的群體提出的觀念更可能被記得。

要改變已建立的知識正統，這關係到政治意圖的問題。作者寫作的過去十年之間，有許多史家公開爭論歷史的內容和意義，尤其突顯在這幾方面的興趣：記憶、歷史和記憶的區別、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修正主義 (revisionism) 論者拒斥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極端的修正主義學者指出，歷史扮演著更為一般性的政治角力的代理者，而某些對於過去的意象，其所具有的象徵意涵是超乎真實的。

## (六) 未來的方向

社會記憶的研究很廣泛，記憶運作的形式很多樣化。時間會過去，因此它不是重要的；與我們經驗的情境最有關的是記憶的問題。作者最後提出對於社會記憶研究的未來建議，例如關注認同的研究；認同的形成過程，是透過記憶為中介。又例如多關注記憶實踐是現代和後現代生活的中心特徵，而不僅是一個表象。總之作者認為社會記憶研究並不是狹窄的次領域，它為社會學提供整體的有力啓示。

## 二、議題討論

(一)「若沒有記憶的外在化的地點，記憶的社會所在地就不會清楚」、「國家的過去，特別是地理方面的遺跡，被現在的旨趣（present interest）所形塑」

\*記憶的傳達若有物質的基礎，特別是這裡指出的外在化的地點，則會更為具體明確。我們的學生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在這部分的連結是否充分而足夠？如果受限於既有的教學資源，可用何種方式加以補充？

(二)「20世紀：電子的紀錄方式和訊息傳播，改變了記憶的方式...」

\*21世紀以來網路世界的發展，對於記憶的方式以及將概念化記憶的方式，又造成怎樣的改變？對於歷史教材的編寫和歷史教學有何啟示？

(三)「戰爭的記憶被重新設計，給國家一種新的宗教式的感覺，整理出曾經存在的聖人和烈士、值得慶祝的地點和遺產」

\*過去許多對於國家之存續與發展具有關鍵意義的戰爭，被淨化和神化了。歷史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如何落實和平教育的理念？

(四)「國家認同是國家權力的運作而來...所有的相關研究，都強調事實上這個問題是爭論的」

\*從研究的角度出發，可得到國家認同是爭論的結論。但是訴諸既往，有哪個年代的什麼國家或地方的歷史教科書呈現出爭論？如果有，它是如何處理的？

(五)「達到共識並不容易...記憶的爭議，根源在於社會、政治和文化旨趣的衝突和交互作用」

\*學術界對於記憶的問題不容易達到共識，而編寫教科書是否要對於記憶之爭議問題提出共識？若是，則對於什麼議題、提供怎樣程度的共識？透過什麼合法化的方式提出？